

再見
我的魂靈

第一卷

血与泪的洗礼

迟文佛



花城出版社

再见 我的魂灵

第一卷

血与泪的洗礼

刘文伟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再见 我的魂灵 (第一卷)

——血与泪的洗礼

区文伟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40,000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834-7

I · 1599 定价: 10.00元

目 录

序.....	1
我自由了!?	6
知向何方	12
最伟大的工作是“焊接”	15
法力的形态	23
灵魂的形状	30
永远开除党籍	37
影子的启示	44
可怕的预感	49
苍天啊,你为我哭泣吧.....	53
断亲情绝友谊	60
还不如木偶和僵尸哩	63
难堪的语言表达	68
鲫鱼与毛线衣	73
力的网络	78
力的种类、功能及其他.....	86
奇妙的星际力	95
盘古二十六帝与宇宙大爆炸.....	105
痛悼伟人.....	113
向焊接的技术高峰挺进.....	117
决定写《人生的道路》.....	126
连升三级工资的喜与悲.....	134

让仁慈的父爱永驻人间·····	141
我终于获得了“彻底”的平反·····	149
盘古神功的功理说明·····	153
天地人和·····	170

序

“以仁慈善良为基本，以坦率友爱为胸怀”。

这是我第一部长篇《人生的道路》开头的两句话，也理应成为我第二部长篇纪述的卷首语。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本书是上一部的延续。可以说，《人生的道路》主要是写了我十六年前的离奇古怪的四个月经历，突出了“奇”；《再见，我的魂灵》则重在叙述我整整十六年来的痛苦经历，着眼于“实”。一“奇”一“实”，相辅相成，有因有果。

因，是什么？果，是什么？

因者，是因为十六年前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进驻了我的身躯，向我展示了闻所未闻的混沌的过去与未来的故事，“他”还可以随时随地控制或干扰我的言行，使我常常失去了真正的人身自由，所以，就“注定”了我要承受这十六年来（或许更长）的非人所能想象得出的痛苦历程。更因为我历尽苦难而不馁，为了等待时机，以期解开体内（也可能是混沌）之谜，为了把自己那一点可怜的力量、那一份虔诚而又渺茫的祝愿（可能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奉献给至爱亲朋和整个人间，我默默地挣扎，奋斗，观察……于是，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其实，这两句话是整个人类经历了漫漫的岁月的痛苦磨难而孕育出来的结晶！也是人们追求与建造真善美的未来世界的力量源泉。

十六年，对人类历史而言，那短得简直算不上一瞬间！但，对于一个身心承受着匪夷所思的痛苦折腾的人来说，确实是极难接受的漫长岁月。死，算得了什么！坐牢，又算得了什么！

世间，就竟然有不是死去却比死去更可悲的事实，就竟然有

不是坐牢却比坐牢更没有人身自由的痛苦！我，就是在这样可悲的痛苦事实中苟延残喘下来的人。不信？请看看我这本书的如实记录吧！

我坦然地剖白自己的奇异痛苦，绝非是为了去博取人们的同情，更不是为了去哗众取宠谋取私利。我的目的，还是我在上一部书的《序言》里最后所说的那一句话：“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在生存的时候，把这前所未有的人体奇遇奉献给人间！”没有这种奉献，哪能祈求人们去分析、探讨，以至帮我解开这个痛苦之谜？当然，我还诚挚地希望人们能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迪，从而更好地去生活和工作。

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我才能坚强地生活着，才能十六年如一日地恪守着自己曾定下的信条：“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努力使自己的禀性更善良，胸怀更广阔；才能敢于直面自己，直面人生，可为人误会、甘为人非议地写出《人生的道路》，现在又继续无情地剖示自己的经历，希望写出第二、第三、第……本书。

从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来说，我认为：我的痛苦而奇异的经历是与整个人类息息相关的，我的谜也就是人类之谜。解开了它，人类对认识自然，都是一大进步。为什么我敢斗胆地说以上的话呢？因为我是以最平凡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所致，只要我稍为抬头仰望那无尽的苍穹，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请暂且先不去肯定或否定形成我那奇特遭遇的原因是什么东西，管它是精神分裂、神经变态，抑或是什么神神怪怪、高能量、超自然、外星人……我们应该先以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最原始、最简单、最直接却又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惊人成果。我这样说，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亦

不是故弄玄虚，只不过是把人们最熟悉而又最容易忽视的观察世界奥秘的方法重点提示出来而已。

好了，请把一切不平静的情绪抛去，努力以最平和的心态来支配自己，然后慢慢抬起头来，深吸一口气，张开眼睛徐徐望去。（练气功的朋友请注意：当你练完功后，这或许是一个固本追源、调息长功的好方法。说不定有些人就能与冥冥的苍穹信息相通，吸收那来自远方的清清腾腾的元气。最起码的，也会让你神清气爽，意定心闲。）你看见了什么？是满天晃动的星辰？是强烈耀眼的阳光？蓝湛湛的天空？黑沉沉的天幕？还是那水银泻地般的明月光华沁进了你那敞开的心扉？

再环视一下吧！最终，我们的观察都只能得到同一的结论：我们都只是生活在圆圆的苍穹内。

穿过那圆圆的表象后又是什么呢？那里有我们这样的观察者么？有……么？算了，先不要想那么远了，且在这圆圆的苍穹内思考吧！

就在这圆圆的苍穹内，衍生了万物，衍生了人类。这些，大概已经是人所公认的吧！既如是，我们就应该承认大自然（宇宙）才是我们人类的真正父母，是他把我们孕育成人。当然，这种孕育是奇妙的。以我们当今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知识来说，已证明了其奇妙：有形有体的东西都是由物质的各种基本元素组成的。才一百多种元素呀，竟组成了千千万万形态各异的物体，我们人是最特殊的，经过了特定的途径（生物学家研究出的进化论），也是由那些基本元素组成了有思维，有才华，有……的最高级的生命体。而这途径，这组成，统统都在这圆圆的苍穹内，受这圆圆的苍穹的支配与控制！我们人与它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人的地位与它比起来，太低微了——我们整个人类从诞生那日开始，就集

中了所有人的智慧和力量去思索、去创造，可是时至今日，仍然是无法超越它啊！何况，它可以创造这途径、这组成，又会不会创造哪途径、哪组成呢？

就在这圆圆的苍穹内，衍生了万物，衍生了人类，衍生了一切。上至日月星辰、风雷雨电，下至山水田园，各门各派，不管你是唯物唯心，你都只不过是这圆圆的派生物！

可怕的圆圆啊！你为什么是圆圆？

人类是不屈的，总是在想方设法去穿越圆圆，破解圆圆。从用肉眼观察到用望远镜观察，发展到今天的天文望远镜。可是，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能观察多远呢？几十亿光年？而且，过了这几十亿光年之距离后，始终还不是大圆圆里套着小圆圆！

人类是客观和理智的，所以，千百万年来，总是容许各门各派的存在，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一点一滴地去观察、去破解，于是就一步一步地向着那圆圆的本源前进了。看到这里，你也许就已经知道我在前面所说的话不是狂言了吧！

我真诚地感谢一个现在专门从事气功、特异功能和神秘现象研究的著名中年作家给予我的诚挚鼓励：“你把自己痛苦的经历公布出来，供人类研究，这种无私的勇气，令人尊敬。”

能否令人尊敬，倒无所谓。那么多的奇苦，我都承受了，还有什么苦楚我不能承受？倒是若能供人类研究，并认为我此举是无私的，那就足以令我欣慰了！

记得我在上一本书里曾表示：为了解开我身上奇遇之谜，我愿意献出我的身躯，给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或医学机构去解剖。为了人类的美好未来，如确有需要，我还是决定遵守这个诺言的。

亲爱的读者，请你以平静和客观的心态来剖视我这本书吧！

也许，我这本书和上一本一样具有治病的奇效。

也许……

序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六夜零时过后

我自由了!?

——时正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晨

金黄的阳光慷慨地洒落大地，一群报春的小鸟，在门前那几棵树上自由地歌唱。

“真是难得的好春天啊！”我匆匆地洗了脸，奔出门外，不胜感慨地想，“我能像你们一样自由地翱翔就好了！”

想着，我不禁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屈指一算，我被囚禁已经整整一百二十天了！何日才能恢复自由啊？我又想到了与我咫尺天涯，在家里担惊受怕、含辛茹苦的妻子，更想到了再过八天就是半岁的心爱的女儿，心里更酸了。

正是想到了女儿，我突然豪情暴发：“为了女儿，为了下一代人，能够自由地翱翔，把一切苦难都集中到我的身上吧！我承受得了。”

“好，豪气！”

是“他”（指进驻我身上的那种神秘力量）的哂笑。

我不去理会“他”，只是仰天轻笑了三声，就披上破烂的工作服，准备去拉大板车了。

“你今天不用去上班了，整理整理一下，回家呗。”专案组的两个家伙不阴不阳地迎着我说。

我连眼皮也没有动一下，木讷地转过身就走。不问为什么，也不问它们以后会怎样处理我。

可能我那毫无表情的举动，令它们太失望，甚至是激恼它们了。它们不知所措地跟了两步，又讪讪地退走了。

在它们的思维王国里，由于它们天天高举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棒，挥打自如，可叫你生，可要你死，一旦它们把手下被鞭打得遍体鳞伤的羔羊放走的时候，你能不把它们当作救世主的放生么！真是岂有此理！你不感激零涕，也起码得说声谢谢什么的吧，你不怕老子把你重新抓起来专那个政么？！

我不屑地回过头来看了它们一眼，心里想：来吧，来日方长哩！漫漫的黑夜是挡不住金色的阳光的。

此刻的阳光，对我特别温暖。我什么也没有收拾，甚至连那满嘴胡茬也顾不上去刮一刮，因为我自由了！我要拥抱自由，我要把自由的喜悦尽快传给我的妻子和女儿！

我真想一步跨回家里，跳起来大声地向妻子欢呼，向全世界宣布：“我自由了！”

一个被平白无故地囚禁了一百二十天，被大小会议批斗了七、八十次，被“裁定”了“十大罪状”而尚未定性的人，突然获得了释放，那份喜悦，那份激动，确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相信许许多多在那个时代受过迫害的人更是深有共鸣。

我的心想飞，可脚不能飞！我还是迈着惯常的沉重而坚毅的步伐，尽管心中的火已在燃烧，但我相信我脸上的表情还是木然的。我不由得责怪自己年纪轻轻就太老态龙钟了。虽然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会被磨去了棱角，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可以随便做一个至情至性的人，但在再没有别人看管的时候，没有路人窥看的时刻，总可以跳一跳或笑一笑吧？我恼怒地握紧了拳头，要去揍那双不听话的腿。

这时，“他”那阴沉沉的声调又出现了：“哎，慢着，你能打自己么！为什么要打？”

“关你的屁事！”我正想发泄，苦无对象，这回，可有对头鬼

了。于是，大声地怒喝：“狗碟仙，别管我！你是你，我是我。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听你的话了——因为我自由了！”说到兴起，我骄傲地挺起胸膛，敞开衣衫，昂首向着太阳。

“那好，那好，你跑呗，你飞呗，你跳、你笑呀……嘿嘿。”

“他”的无耻的嘲弄令我火冒三丈，“就算摔个狗啃屎似的，我也要飞给你看！我要用钢的意志铁的举动来证明：我是可以朝着把握自己的人身自由的方向迈出第一步的！”我果断地扬起了双手，两腿弯曲，准备不顾一切地蹦出去。

“好，跳吧！”是“他”赞许的声音。然而，在脑中的某个角落，却又同时响起了“他”的阴恻恻的调戏：“蹦个屁，我不同意，你能动吗？嘻，嘻。”

我更火了。一瞬间，只觉得胸中熊熊燃烧起来的怒火足可以毁掉五个地球！我全身上下都被气得难明地发抖，神经在膨胀，血管在爆炸，毛发直竖，冷汗涔涔。然而，我那可怜的双手双脚啊，只会抖，不能动！

天呀，天——为什么在我刚刚获得了人身自由的时候，又来作弄我？！难道含冤受屈的囚徒生活还不够我受吗？如果真有阴阳之别的话，请您把阴阳分开吧：白天，我恳求您允许我做一一个与旁人一样的常人；晚上，任由你宰割吧！——我不想被别人看到我现在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狼狈模样！”

“呵，呵，你还是屈服了。投降吧，向我投降吧！你看我多伟大！！”

“哈，你伟大，伟大——支配和捉弄一个有苦不能诉、有冤不能伸的人，确实伟大！”我显得平静和理智多了，“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应该知道，要我屈服，可不会那么容易！我承认你可以控制我的手脚，甚至可以控制我的思维，但你可以完全控制我的

心么?如果你真的可以完全控制了,那么,你那大言不惭的‘痛苦的心灵的痛苦’的磨炼’,也就失去意义了!谈何投降或不投降哩?哈——”

“……”

“他”似乎是无言以对了。而我呢,也不会沾沾自喜,更不敢以胜利者自居,因为我隐约意识到:以后的路还长,“他”可能会以很多我意想不到的花招来折磨我,还有这面前的世界,说不定哪一天,又会把我拉去批斗。

唉——人生的路呵,我的人生路,为什么那么难走?!

双脚,再度归我支配了,可刚获释时那种巨大的喜悦似乎已失去了一半。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向我心中光明的天地走去。

无意间,看看表,呀——快七点了!妻子要上班了,我得快步跑回去,让她早点分享我的喜悦!

“别急嘛,”他喊。

我的脚步没法加速,也不能停下来!唉——老天呀,原来连我自己认为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自然而然的前进脚步,竟还是给“他”偷偷的控制了!“我还是人吗?几个月前的我呢?我是我吗?”我荡然四顾,那阳光,那厂房,那山,那人,都还熟悉,可我呢?我呢?真正的我呢??

一种极度的悲哀笼罩着我,心里的血在滴,泪在流!

“何苦那么伤悲呢?今天是你获得人身自由的大喜日子啊!以你现在这个样子,怎能回去见你心爱的妻子呢?”

“他”的语调充满了同情。

“去你的!”我不领情,“我的不幸,是你强加给我的……”

“算了,算了,我昨天不是对你说过‘你即将获得人身的自由了!’你看,今天就实现了,多灵!总之,我会让你在妻子上班之前

回到家就是了。”

“是的，是的，我感谢你了。我不会忘记你——曾经对我说了数不清的谎言！”

一排猪舍似的低矮房子，从山边数过来第三间，——啊！太熟悉了，太亲切了，太令我思念了！

离别四个月，恍惚隔了十几年。我的心忐忑不安地跳：妻子在吗？我说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我可以把我的离奇遭遇告诉她吗？不，不！什么都别说，因为那只会增加她的担忧，担心我患了精神病。对了，我应该拥抱她，满脸欢笑地大声告诉她：我获得自由了！

幸好，妻子刚出门还未去上班。一抬头，看见了满脸憔悴的我。

想不到我们见面后，说第一句话的不是我，而是她！

“回来了？”

没有过份的喜悦，也没有特别的激动，那还带着问号的语气，却充满了无限的爱怜与痛楚。

够了！那久别重逢的欢呼雀跃，那生离死别后的激动哭喊，比得上这份爱怜么！

我啜嚅了，我哽咽了，但我努力使眼泪不冒出来，艰难地点点头，从嘴角挤出了一个单一的声音：

“是。”

为了掩饰那奔腾的情感，我赶快走到她的背后，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脸蛋，低低地问：“女儿好吗？”

我们相对无言地回到了那不到十平方米的家。

“我先去请个假吧！”又是她先说话，“今天不上班了吧？”

“别，”我努力平静地说，“你别请假了，我在家里收拾收拾，

就去买菜、做饭。”

妻子背着女儿出门了，刚跨出门槛，又转过头来：“别忘了把胡子也刮刮吧……”

这就是我获得人身自由后的第一天。

没有想象中的喜悦和激动，没有笑声，也没有哭声，气氛平静得郁郁的，好像我们根本没有分离过，只是往常那样的早出晚归罢了，不值得说短道长，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彼此心里都明白：小家庭里又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期待……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凌晨零点二十分

知向何方

从被囚到获得自由，虽然还不知道组织上将对我作何处理，虽然“他”还紧紧地粘附着我，但毕竟还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我再不必连去小解也得请个假，也得让两个人紧紧跟着作“看护”。

人生的转折点，可能会有很多个，但真正令人难忘的，可能不会太多。这一次的转折，对于我来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路是极其冷峻的：

一、大概我的政治生命已从此了结，官场上，已不可能再混下去，亦不想再混——通过这次事件，我这个年纪轻轻的人已看破了红尘：在这个世道里，你想爬，你想上，就得瞒上欺下舞大棒，擦鞋拍马耍阴谋！你不想昧着良心去整人，人家就有理由来整你。

二、由于年少时经常挨饿，致令身子单薄，再加上多年从事脑力劳动，特别是经受了四个月毫无人性的身心摧残，身体瘦弱得几乎不像人形。以这样的身体结构，能去承受繁重的劳动生涯吗？

三、“他”的附体，可能是我身上的最大祸患。四个月来的事实已说明，“他”的确可以控制和干扰我的言行举止。一旦“他”在工作中干扰我的行动，使我出了事故怎么办？或者，“他”使我在别人面前说错了话，甚至喊出一句反革命口号，又怎么办？

四、我的问题尚未定性，一旦把我开除出厂，我去不去上诉？上诉有没有用？

一连串的问题，把我因获得自由而产生的喜悦逐渐冲淡了。我意识到我面监的现实将是多么的严重与可怕！我一边漫无目